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太平經國書卷四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贊善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宗紹烈

太平經國書卷四

宋　鄭伯謙　撰

保治　論九兩繫邦國得民

或問九兩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長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職居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也有如師儒之間宗族朋友之際山林藪澤之豪豈常有位於朝有祿於國者邪而均之曰得民與牧長主吏並立而相參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夫千里王

畿之外公侯而下伯子男而上其君皆牧伯也千里王畿之內近而鄉遂遠而都鄙其官皆長吏也三等采地之間卿之有邦縣公之有邦都其人皆主也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地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悅其治蚩蚩之民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羣為之兩則渙散四出而其勢不可合矣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

不可縱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於渙散聽其兩而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挾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於其間則逆節之萌禍心之包藏其將何以制之先王於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耦合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昔者孔子孟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表一世其門人弟子不遠數千里而從之雖饑寒流落瀕於死而不去此師以

賢得民也庚桑子居乎畏壘而畏壘之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陽城居於晉之鄙人薫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此儒以道得民也商之七族宋戴武莊之族蕭諸田楚懐屈㭭以强宗大族更相維持繫屬人心若漢郭解之游俠輕財重義出萬死一生以救人之急而任之事則民心爭慕而惟恐或後蜀卓氏孔氏程鄭刁間之徒占山林藪澤之利殖貨累鉅萬而富比封君隱民皆取食焉此三者以族以任以富而得民也九者各有以

得民之心各有以聯民之族類相恱而相附相制而相維持故彼動而此禁一萌則一摳先王經理邦國之大意隱然可見於此後世王制不明是九者雖未嘗不兼有而為治者不知也徒為之牧長為之主吏而所謂師儒朋友富家大族未嘗過而問焉是以越雪蜀日吠嗤狂走上之人不以為意而師之得民者廢溺冠騎項之餘俳優侏儒爭以儒為戲而儒之得民者廢禁游俠破黨伍而朋友之得民者廢誅鋤強宗遷徙大族嫉惡州

縣之富室而宗族豪右之得民者又廢五者盡廢而牧長主吏雖存又皆割人以自奉役人以自安耳州縣之守令大抵以辨財賦為職而得民之道百郡千邑無復一人經意矣秦漢以來牧長主吏之間如有酱令吳芮南海尉佗才得江湖嶺海之人心遂起而王其地魏其武安以招致賓客之勢而傾動天下吳王濞擅山海之利賦不及民拊循招納而山東七國之變相挺矣士不考論後世之變而能見太宰九兩繫民之說則孰知先

王防患之意深

考課論三官申明考察

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司徒司馬司空皆然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凡治

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待乃

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宫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良者而以告於上

或問太宰之職自六典佐王而下九兩繫民而上凡此十者經國之大綱為治之條目既兼舉而並行之矣今正月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歲之月乃始垂而觀之邦

國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監正貳之屬乃始建其人何也曰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考課其人正月正歲不得不有以申明其法蓋慢令而致期不戒而視成先王猶不敢以施諸民而况於其官吏乎未嘗警戒之而遽置廢誅賞之平時既無以起其怠而策其進一旦亦無以示其信而惬其心先王不為是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矣而正月元日四岳四門之詢闢四目四聰之明達十二牧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猶諄

諄然命之者是固將以為考績之地也夫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於咸熙三代以來世守此道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在夏為遒人在周即為小宰木鐸未徇則常刑終未施也廢時亂日之人承命徂征之舉至此何所逃其罪邪成湯制官刑以儆有位廣五子之訓以為三風十愆之戒使瞽矇之士具其訓而颺之異時記禮之書考論夏商之

制則其本末猶有可言者孟冬之月命太史是察阿黨無有掩蔽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命工師效功功有不當必行其罪命水虞漁師収水泉池澤之賦其有敢侵刻行罪無赦此所以考課之也季冬之月則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孟春之月則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此所以申明之也由是言之夏商以來所以考課其人則在於孟冬所以申明其

法而重為他日考課之地者則以季冬以孟春是唐虞平在朔易之意而周人之所以依倣而行之者也葢周人考課之法尤嚴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逆徼戒之於其先也小宰司會司書女史職歲職内鄉師太宰内史是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徼戒之則待其成而考驗於其後也太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如宫正醫師司會大

司徒小司徒鄉大夫遂大夫族師黨正鄙師內史司寇士師之屬則皆所以考其事如宮正膳夫酒正大府職內司會司書內宰典枲泉府繕人槀人之屬則皆所以考其財如太宰小宰宰夫則兼統而並考之故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三歲之有計三歲考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曰計曰會曰要曰成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自宰夫而

下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司會以參互考日成又以月要考月成又以歲會考歲成而司書則入要二司徒則正要會鄉師則受役要與夫司馬士師亦皆受而正之葢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太宰既已三歲計吏而誅賞司士亦三歲稽士而進退非一切委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以王制參覲之司會質成三官則從

司會冢宰贊天子受質三卿則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案王制曰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而受質焉六卿皆與考績而冢宰獨操其柄然王制特舉其畧而周禮則備見其詳條目爲甚悉其八枋之所施凛凛乎甚嚴也周人考課之嚴如此豈遽

行其法而逆責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
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者蓋曰成曰要雖不廢於日月而
會計之大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申明儆戒之嚴
必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蓋自六典八法八則其正在
太宰太史司書其貳在小宰司會九貢九賦九式其正
在太宰司會其貳在小宰太府賜予則掌於宗伯修法
則掌於匡人司寇執典法以斷匡人達法則以觀其慝
太宰張其紀綱於上而六卿羣吏相與理其條目於下

法之所在固已彰彰於人之耳目不可違也先王於此必謂夫人之情常以久而懈怠法之意常以久而玩弛是以每歳輙申明之在太宰則正月始和挾日而後斂在小宰則正歳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而懼之以大刑在宰夫則正歳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歳帥屬觀教而鄉大夫州長黨正亦考而讀焉大司寇正歳帥屬觀刑而士師亦憲而禁令焉凡昔者經國之大綱為治之條目煌煌然

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由太宰終篇觀之乃施典則於邦國都鄙是所立之法常若始立而施之也建其牧而立其監建其長而立其貳是所用之人常若始建而立之也法若始立之法人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厲之餘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勑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而考績之法始可以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故太宰於正月正歳之後既斷斷然行其誅賞

於歲終而小宰宰夫於歲終已誅賞之餘又貽貽然揚其禁令警戒於歲始始終之相因勸戒之相仍王朝之上所以無一人之不善其職歟且不獨待其人為然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人不能皆善既已因法而廢置法不能無弊則亦為之隨時而損益者也可否之相濟猶五味之相和於是時也先王猶恐法令出入之際有以亂人聽而未孚乎人之心於是正月和而先布之於正歲終而申飭之况乎考課之法將以明

人之功而正人之罪豈得不遲之於一歲三歲之終乎督之迫者課反易考而待之寛者責每難酬也雖然夫子嘗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是紀綱可以定於朞月之頃而治功可以成於三年之後考績之法固可以行於此時也若夫舉一世人心皆安行乎大道之中而無所事乎上之誅賞是非必世焉不可也此又周禮言外之意成王周公之所自知也學者當因吾夫子之言而求之周禮

太平經國書卷四

太平經國書卷五

宋　鄭伯謙　撰

賓祭 論六官祭禮賓客

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烹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王

眂治朝則賛聽治眂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賔客之小治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賛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賔客賛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眂滌濯凡禮事賛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賔客以牢禮之法

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或問以典待邦國之治則六典已有賓禮以法待官府之治則八法已有官成今邦國都鄙官府之下所謂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必特舉而復見之何也曰先王之所以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非以為己凡所以為民也曰先王為民之意則重矣彼賓客何為邪曰先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待天下之民常若待賓客之重使天下之民常若臨祭祀

之嚴故周禮一書有一言以及於祭祀必有一言以及於賔客者先王固將以其祭祀賔客之心而為出門使民之心也此心無異敬此敬無異用舉是三者而皆以一敬心行於其間自常情處之待賔客之心必重於待民之心待鬼神之心又必重於待賔客之心夫是以臨祭祀則猶能莊敬以自强而待賔客則此敬已少衰而待其民則益衰矣敬心日益衰則欺心日益甚蓋至於此則臨祭祀享鬼神其終亦不誠而已世固未有一心而二用者是以先王待民之心即

其處祭祀賓客之心而太宰而下所以勤勤於祭祀賓客而纎悉委曲不敢不盡其誠者固將以廣其敬推其心而達之於天下也且以祭祀賓客言之周之先王知幽明之無異理也故凡宗廟之事則一以人道處之忽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朝事之籩豆以象朝時事其親之所進饋食之豆籩以象食時事其親之所進無非以人器為用焉謂不如是則必至於慢凡賓客之禮則一以神道行之相朝於寢廟

相見於阼階几設而不倚酒盈而不飲見昭公五年肉乾而不食樂之有相宗廟則然而賓客亦如之徹之有歌大祭祀則然而大享亦如之大羹鉶羹致美味而彼此無異用鹽鹽形鹽致多品而幽明無異儀享之用祼而賓客亦有祼胙之用俎而賓客亦有俎無非以神道為用焉謂不如是則必至於褻不慢不褻不敢以易心處之凡衣服器用之類牲膳醬羞之品備羹致美之享贊祼酌獻之儀典之大宗伯而散之三百六十官者無一事

之不同焉故先王之與賔客並言於典瑞大享之與祭祀並言於大司樂以至春祀夏禴秋嘗冬烝即其朝覲宗遇之儀也上公再祼諸侯一祼即其灌地求神之味也洞洞之敬屬屬之忠即其濟濟之文肅肅之嚴也人徒見鬼神之道茫昧而不可知恍惚而不可見而賔客之事粲然有文歡然有恩則以為幽明有異塗而不知其未始有異理也自今以太宰小宰宰夫終篇而言之太宰之職於祭祀既掌其警戒具其脩及其滌濯牲幣於

賔客則必掌其朝覲會同及其幣獻凡爵小宰之職於祭祀則賛於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於賔客則亦賛祼受爵之事受幣之事宰夫之職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以牢禮之法掌賔賜之飱牽與其陳數夫豈無他事邪而一則曰祭祀賔客二則曰祭祀賔客不惟並言之而於天下紛然萬務之中又常首言之吾固知先王將以其祭祀之心而為待賔客之心又將以其祭祀賔客之心而為出門使民之心也凡太宰正歲之所申

明歲終之所考課小宰宰夫於歲終之已考課而復贊
太宰以正歲之申明大抵尤嚴於此二事而已昔者商
之季世紂之不道甚矣而泰誓牧誓之所以數其罪者
尤在於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牲犧粢盛既
於凶盜而謂祭無益謂敬不足行也夫莫尊於天莫重
於宗廟而猶不知敬焉亦何有於賓客萬民邪友邦冢
君八百所以皆去而從周而君子小人所以簞食壺漿
而並迎王師也武王克商深鑒覆轍訪箕子以洪範而

於五行五事之後天人定位之餘首致意於八政之疇蓋其一曰食其二曰貨其三曰祀食貨既足則首及於報本之祭祀也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蓋司空以居民司徒以教民司寇以威民而終之賓者以見其平日待民之心無異於待賓客之心也同此一心同此一敬紂以不敬而亂武王以敬而治成王周公親繼志而述事豈敢不究心於此哉抑嘗以周之三頌求之清廟以下諸篇若維清執競皆所以頌成

王之祭祀也臣工以下諸篇若振鷺若載見有客皆所以頌成王助祭之賓客也閔予小子以下諸篇若載芟之祈社稷酌之酌祖道皆所以頌成王之愛民也成王推其對越上天之心而為待賓客萬民之心故詩人循其序而頌之而其見於二雅者尤詳焉由是言之周之家法始於武王而備於成王洪範之八政以見其畧而周官之六典以見其詳周官之六典以見成王之所言而周詩之三頌又以見成王之所行

相體論小宰宰夫行法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康成曰若今御史中丞宮刑在王宮者之刑建明而布告之也正歲以宮刑憲禁於王宮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

於百官府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正其位二進其治三作其事四制其食五受其會六聽其情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其屬各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廉辨

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

之位掌其禁令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歲終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於上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中徒役及諸官府在內者

內宰掌治王內政令有王宮有王內言王宮以王內為后宫言王內以見王宮之在外也秋官士師亦掌宮禁

或問三百六十官聽命於六卿六卿聽命於太宰其事權亦重矣而廢置誅賞之說僅不過終篇一言之若小宰宰夫所以貳太宰者耳而馭吏之嚴反諄諄言之不置凜凜乎有不可犯者何也曰此所以尊太宰而嚴之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以三公兼太宰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究心於理亂安危之

大者故惟造原立本出為修教以與當世士大夫躬行而世守之太宰不自親其治也故治官之屬太宰建其典於上而小宰逹其職於下太宰操其柄於上而小宰舉其法於下宰夫亦然自內之王宮而言之小宰既建邦之宮刑治宮之政令舉宮之糾禁憲禁宰夫又以法致羣吏之警戒令宮中之職事書宮中之良能其於治內之法無不致其嚴也自外之官府而言之小宰既推廣太宰之八法以為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宰

夫又推廣小宰之六職以為八職小宰既曰不用法者
國有常刑其有不共者國有大刑宰夫又曰失財用物
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
誅之其閽掌其政令掌其禁令掌百官府之徵令弊羣吏之
治敘羣吏之治考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其於治外之法尤
嚴於治內也治內外者嚴則所以尊太宰者為甚嚴尊
太宰者嚴則所以尊人主者為益嚴君宰尊嚴則朝廷
清明小大稱職百官於是乎戒懼而有不敢易紀律者

當是時也太宰常居其逸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勞太宰常見其寛而小宰宰夫常見其嚴厲而可畏秦漢以來此制廢矣大臣之道揆不明而百官有司之法守滋亂陳平雖自以為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而不對文帝錢穀刑獄之問然亦未為得太宰之體者葢小宰宰夫之所頒行無非本於太宰之所建立焉且食貨國家之大本廷尉生民之司命宰相恝然不以為意一舉而盡付於其人而曾不究竟其大綱經理其本末源

流乎是以清談而不事事為好言以自解耳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者則又不過如賈生所言時以簿書不報會期為大故與夫王吉所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曾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要在於斷獄聽訟而已也以諸葛武侯之賢相蜀之日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自親之而出師臨發之表僅方以宮中之事委之郭攸之費禕以營中之事委之向寵其見亦已晚矣大抵自周而降宰相大臣其清談不事事者則

宏綱大法之所當經理一切委棄而弗顧其不能拔於俗吏而困於文墨者則雖斷獄聽訟之區區又一切自以其身親之統紀不明同歸於亂或者有意於周公之制如近世唐太宗之六典亦庶幾矣而舉國家之政散於臺省寺監之中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為宰相之職則既政不出於一而又以吏部尚書參議之御史大夫參議之秘書監參議之議政者何其多也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太保又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

者何其濫也政均於人品均於官上不足以臨下而下亦無所忌於上交相輕而交相忌其中則又有宰相反奉行文書事權迭出而奔歸羣有司者西漢之事權歸御史東漢之事權歸臺閣唐與宋朝之事權歸諫垣三者本宰相之屬也權均勢敵而人主之意方若之遂至於反奪其權然則周家太宰之制至是而三變矣葢其始也大臣自棄其權而不為其中也則貪其權而不擇其所當為其卒也則上之人又奪其權而不使之有為

為天下國家者亦何便於此此太宰之立法而小宰宰夫之奉法余之所以不得不論也學者盍因其論而知三代之下事權之分合與夫官制之本末源流

太平經國書卷五

太平經國書卷六

宋　鄭伯謙　撰

内外上 論三官兼統内外

或問小宰宰夫推廣太宰之法而聳動警飭百官府之治其於事則為宜而於勢則為順矣至於王宫之戒令政令則自有宫正宫伯以掌之王内之政令則又有内宰以治之而復預内事何也曰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一而内外庭之勢本不容於分也宫中府中俱為一體

余嘗於冢宰屬官論之矣若夫此二官之佐冢宰其所以通内外而合事權者則猶有可論者焉夫宫正宫伯雖曰掌王宫然不過宫中徒役之事子弟宿衛之職與夫諸官府之在内者耳其於后宫則初無所預内宰雖曰掌王内又不過以禮儀教王后夫人與夫九嬪世婦凡女寵近習之在左右者耳其於王宫之徒役宿衛則又畧不相關各掌其一而遺其二勢既不能以相統而權亦不能以相臨統而臨之則惟太宰焉故宫正宫伯

内宰皆隸於太宰而小宰宰夫皆佐太宰而兼掌其事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内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自今考之曰建邦之宮刑曰治王宮之政令曰憲禁於王宮曰令修宮中之職事此王宮也凡宮之糾禁則王宮后宮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王宮也則兵衛郎衛凡宿衛之人皆領之飲膳衣服洒埽啟閉次舍幄帟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秘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

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九御無女官之别詔其禮樂正其服位禁其竒衺稽其功緒其閒損益增減揀擇進御始有宴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感移之患矣葢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為始小宰之宮刑既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巳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典始可以治天下矣文王道化之行近至於汝墳逺至於江漢反而求

之不過於后妃夫婦之際侍御僕從之間蓋其事存乎二南之風而載於穆王之命所謂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下民祗若者其道蓋如此也幽王不道二雅交譏而並刺之然皇父作相而內宰膳夫內史師氏猶得其人向使幽王不淫其色夫豈不能過豔妻之煽卷伯之雅所謂萋菲成貝錦哆侈成南箕乃寺人之賢者傷於讒而為世德下衰家法猶未盡壞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猶遴其選而擇其

賢有如成王周公親繼文武之志其事固可知矣是以論太宰之兼統內外當自小宰宰夫之齊家治國又自文王之家法始

內外下 論三官兼統內外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

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為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變為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

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太醫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庖人三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黄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宦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内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内也内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例察州郡治狀黜陟

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

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内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官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宴游内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

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踈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官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

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為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

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疏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疏隔於外御史緘默於

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邪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葢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脈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

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為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禄勲之任光禄勲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為

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闥國命寄之刑人或享專土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武帝是以其流至於不可救其禍反生於殺戮大臣而無顧忌之心事權之不合於一此宜太宰之所拳拳而小宰宰夫之所以佐太宰而兼掌其事也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

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

此為治之大源

太平經國書卷六

太平經國書卷七

宋　鄭伯謙　撰

官制　論敘屬職　聯成計

或問太宰既建六典小宰又辨六職六典於邦國萬民之中則言官府六職於邦國萬民之下則不言官府而言庶事何也曰其法則有六典其官則有六職典所以舉其畧而職所以致其詳也六典王之所治所以維持邦國萬民也故言官府於其中以見維持天下者在邦

國守邦國者在萬民而理邦國萬民者在官府也六職則百司之所治於是而又言官馬則贅矣故邦國萬民之下不言官而言事也或曰六典六職則聞命矣子前言八則無詳畧之分官府都鄙無內外之限今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彼其岀法以為治固未見其有內外詳畧之殊也至於小宰守法以奉行則惟曰掌八則以逆官府都鄙之治宰夫循法以考察則惟曰掌治法以考百官府都鄙之治都鄙僅兩言之耳若官

府則又不獨治之下有六職試以八法一節言之太宰舉其八而小宰復有其六官常官法官刑雖不以次而舉所謂考乃法觀治象之法所謂國有常刑國有大刑則要未始遺落而不及焉宰夫又於六職之外而辨八職於治象之外而掌治朝之法治官府者何其詳而治都鄙者何其畧也曰汝以為不言都鄙則其治遂畧於都鄙邪先王之治體國以經野由內以及外詳於官府者固將以為凖於都鄙也且夫法則以馭其官要之不

離於八法賦貢以馭其用未嘗自别於九賦九貢廢置祿位以馭吏與士即其馭羣臣之八柄禮俗田役以馭民與衆無非八統八成之所已行建其長而立其兩設其伍而置其輔亦與夫建正立貳之法又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地皆王畿而人皆王官内外詳畧之分周公寧有是哉周公將以其在内者而分畫於其外以其布諸朝廷者而達之於天下是以治官吏之法建官吏之制無所不致其詳焉然而官即吏也鄉之羣吏則自州

長而下是也市之羣吏則自胥師而下是也宰夫之言
羣吏則自卿大夫而下是也小宰太宰之言羣吏則公
卿大夫士皆是也言之不同治之則一而已故自其有
屬則官有所統而不亂有職則人有所守而不紊有聯
則精神心術有以相通而不相扞格有官成則施設注
措有依據而無私意又有宰夫之八職則上下迭相名
令隨其尊卑而治其詳畧始正之以六敘終弊之以六
計達之使悦戒之使勵逆其治於司會計其治於司書

登其治於天府掌其治於御僕官府既治官治既舉由是以正萬民又由是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而況於都鄙之近寧有違其則而不盡其心者乎余嘗作官府都鄙法則論矣此可以補其缺

臣職論六屬從長專達

或問小宰六聯之事曰凡小事皆有聯而六屬舉邦治又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何也曰事雖小苟非一人之所能為則不可以無聯事雖聯苟無待於稟命

而後為則雖謂之專達可也膳夫一官有亨人庖人内饔外饔是非不聯也而飲膳之事不必日禀於太宰地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非不聯也而門市之區區不必日禀於司徒六官之小事皆然是以大臣惟治其大而畧者小臣得行其小而詳者後世小臣專大事則大臣每至於無權而小臣每至於横大臣親細務則上常以多事自敝而下常以虛文為欺一則縱而敗事一則勞而無補於事此小宰之六屬所以有大事小

事之分者夫固各惟其宜也抑嘗以周禮考之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在宫正則凡邦之大事令無去守而聽政令其肆師則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在縣師稍人若有軍旅師田之事則聽受於司馬在小臣則凡大事佐太僕在都家則凡大事必因其朝大夫此百官之聽於六卿者也在太宰之職曰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此百官之職於太宰者也然至於小事則三百六十屬未嘗不皆得以專行之內

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肆師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罪隸掌使令之小事小史凡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此在五官猶不暇親之而况太宰乎又嘗以小宰宰夫之佐太宰者而考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書九貢九賦九式之書其正則掌於太宰其貳則執於小宰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小宰則贊之太宰歲終聽百官之政事小宰則令之此在小宰猶不敢專而况宰夫乎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宰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

掌羣吏之逆庶民之復夫臣民之奏報後漢之公車司馬今之登聞檢院各以其官之尊卑受之非不可以自達於天子也而必達之宰夫宰夫待臣民之奏報又非不可以自達於天子也而必告之冢宰使與王參訂而行之此在宰夫猶不敢專而況太僕御僕小臣乎以至官府之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而其要則在師師小宰也要一月之成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而其凡則在司司宰夫也凡一旬之成也三曰司掌官法以治

目而其目則在旅旅下士也目一日之成也宰夫以下諸官是也四曰旅掌官書以治數而其數則在府史數者一二三四之數也蓋太宰不敢治會而治要小宰不敢治目而治數若府史則以簿書文引一二三四之數而致之於衆士焉惟史下之胥掌徒役之次敘胥下之徒掌奔走之召令此其職甚卑而其事甚微則得以專行之不然茍係於大事則雖太宰不敢專而况於三百六十屬乎自漢以來此制墮矣雖然漢初猶近古也高

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是宰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雖與人主親近權尊勢重然亦是御史大夫之屬事下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下之諸侯王蓋尊者行其尊而卑者行其卑也及其後以御史大夫抗丞相之權對立而為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意平章之而武帝之世

又急於功利凡事多率意施行不經丞相是故張湯為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青翟不與議倪寬為御史大夫九卿更進用事徙流民四十萬於邊石慶又不與議大臣既不與大事則賤臣得以輕柄臣自是而後内庭之事丞相不得知而歸之侍中外庭之事丞相不闗決而歸之九卿郡國上計調吏之事丞相又不與聞而自達於天子調於尚書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權乃至於此蓋自陳平自棄其權而武帝又

削奪其權權既分裂四出而不一而貪權者欲集之使歸己至取簿書期會之瑣屑以其身冒而親之於是上多事而下為欺矣反覆周漢之際而參觀其治亂盛衰之本末然則官府之六屬不可廢矣余嘗論小宰宰夫之奉法及三官之兼統內外矣今而後知其所以致此者六屬與有助焉

官民論六敘八 成財用

或問小宰奉太宰之八法以治官府足矣而又別立六

敘之法以冠其首八法之中如八成八成如祿位出入之外皆所以經邦治而已而亦例官治官府則介於其中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而獨拳拳於乘財用之出入以居其終何也曰先王之治其本末源流皆相因而有次第故有首治法以始事者有原治法以終義者有論治法始終之所恃以立者非率意而為之說也是故言官則必及於民言民則必及於財甚矣先王之愛民也國不可以無民民不能以無事於是

有征斂徭役之事軍旅田獵之事里閭之利病市井之纖悉稱貸取予之區區皆有法以持其事有書以載其法比國比也居保伍也猶今差役收賦稅必案役簿而驗之保伍也傳猶保人也別各分其半也此主舉債而言故言傳別也契合契主取債主言故言書契也質貿牙保也劑買賣交約也然先王不可以獨治之也於是張官置吏以奉行之官吏之奉法又不能無功過之分也於是有日成月要以勸勉之且夫八法以治官府如是足矣然苟非日有以作其意而月有以警其怠則法令之繁奉行之難一歲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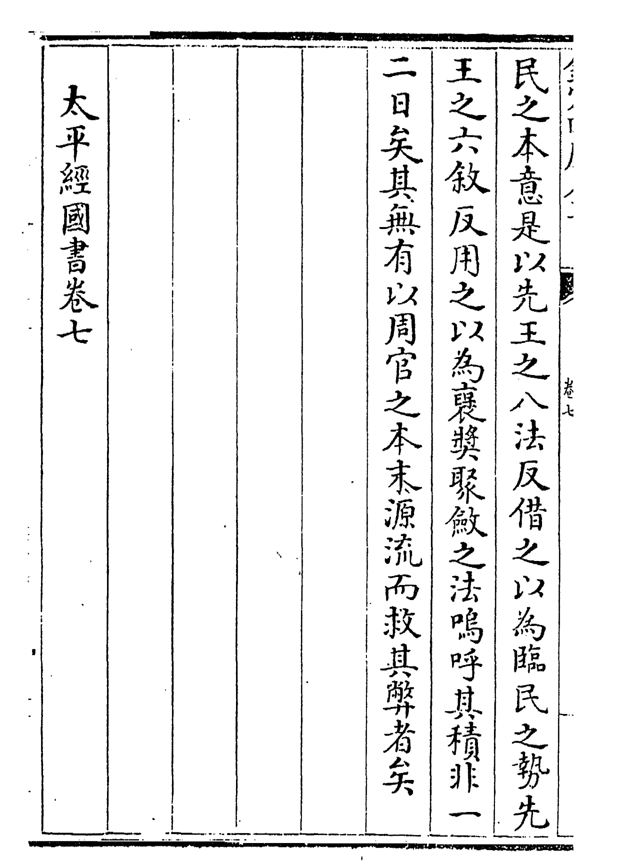
之悠焉知其不安安而居循循碌碌而無所爲邪是以三歲有誅賞歲有廢置月有六敘葢歲終三歲爲年勞而六敘則爲遷轉考之六官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以官府之敘宰夫掌百官之召令則有胥以敘治宫伯掌王宫士庶子之政令而月終必均其秩敘内史以八枋之法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敘下而鄉師之與里宰凡邦事則亦令作秩敘凡歲時合耦於耡則亦行其秩敘六敘之本末一曰正其位此則姑正其舊敘且至於

進其治而作其事則無非挽之而使前作之而使不怠於是制其食而食有多寡之異聽其情而情有誠偽之不同或陞其次或増其秩而百官府之人雖不待歲終三歲而廢置誅賞可以逆知其治矣漢繼周之後有歲終超遷至大中大夫者有一歲而九遷者而董仲舒亦曰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修其業而以赴功此皆周人六

敘遷轉之遺意也若夫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則廢遷轉而為年勞而年勞之法又有置而無廢有賞而無誅矣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而天下之民受其弊張官置吏以為民之本意竟何為哉先王於六敘之後而始責之以奉法於八法之中而中要之以治民故凡所以勸勉其官之法無非所以經理其民之意至於區區之失物失用失財與夫足用長財復見於太宰之末者非取民之財也正懼其病民之財也有如百官府之

治於内羣都之治於外縣鄙之治於下其事衆矣而以理財為先務者天下之事非財則不立天下之人非財則不聚財用足然後百志成食貨通然後民安居此大學言生財大易言聚人曰財之意也故欲知其一歲之總則會之欲知其一二三四之數則乘之乘其出而知其出之多少乘其入而知其入之多少理財之法於是為至而建官為民之意於是為得其於司會之職不同矣後世不知其本末源流徒見先王有長財之賞則諷

郡縣以羨餘之獻者有之日進月進剥民以奉上之欲者有之上取之戶部戶部取之監司監司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而民獨承其斧鑿故今為官吏者無非以辦財賦為先今之所以考課官吏者無非以財賦之辦否為優劣閭里之彫耗市井之蕭條不恤也獄訟之不戢差稅徭役之不均不以為意也當是時也富民猶不免於貧而況下戶乎平時暇日猶不免於仰屋竊歎而況於軍期之督迫乎究論所自則皆始於張官置吏失為


民之本意是以先王之八法反借之以為臨民之埶先王之六敘反用之以為裒獎聚斂之法嗚呼其積非一二日矣其無有以周官之本末源流而救其弊者矣

太平經國書卷七

太平經國書卷八

宋　鄭伯謙　撰

宮衛　論宮正宮伯宿衛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内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説則九兵皆宿衛也虎賁之虎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於司寇司

寇猶有可諉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為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何邪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昔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

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南軍蓋
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
及武帝增置八校之兵以中壘蓋北軍以長水池陽胡
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
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
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
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
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

内侍省都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内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恝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為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隷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

故嘗因是而考之以為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為宿衛之政令者其因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

帥四夷之隷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為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隷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别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為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為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使不為惡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所以不使放

僻邪侈之失德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恥之風此宿衞之政令也夫以貴游之子弟授之以八次八舍之職事以宮中之徒役而錯置於八次八舍之中既勸其為善又禁其為惡既不使之混淆又不使之喪廉恥若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凡備王之顧問應對者孰非直諒多聞之士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學問日新職業日修而王亦中心無為日見正事

而聞正言也其餘凡係於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隷令之師氏師之内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為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厠迹於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吕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吕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専行不惟内外相制而内之夾階戺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

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宫正宫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殳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宫正宫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雖祖周人之故意而定内外之制然已駁雜而不純矣雖然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隷於三公而衛尉光禄勲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禄勲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内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為之故當時諸吕之亂滕公除宫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

入未央宫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效亦畧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朝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反隷於光禄勲以為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狐兒佽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為五營南軍不復有馬中衛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閒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為宦官

所領賁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内而内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禄勲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宫衛直閤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宫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堠凡翊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塗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覆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宫正

宫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不可無司隸有宫正宫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

奉養　論飲膳酒醬供帳

或問膳夫而下主食飲膳羞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鼈之獻酒正而下主酒漿醯醢之物宫人而下主官舍幕幄供帳之儀至於醫師之中又有食醫一官胝羹醬食飲之齊均鹹酸辛苦之和會牛羊犬豕魚鴈之宜每一官而數人分焉一人而數事萃焉太宰總之又皆一

切不會矣豈使之厲民以自養邪何其厚口體之奉而
侈飲食服御之供也曰存我則蒼生可厚自安則國家
可保人主之於天下總萬變財萬物而養萬民智慮以
治之非受天下之備物則不足以養其知仁厚以安之
非享天下之備味則不足以養其仁德音以化之非無
天下之備産則不足以養其德使其氣體衰而不充精
神耗而不行則四肢不享於安適而耳目不足於聰明
是以太宰之佐王將與之講論治道而經理邦國則内

必有以養其心外必有以養其身以一人而治四海則必以四海而奉一人若夫奉養有節而交於萬物有道則自有九式存焉奢侈非所慮也故自飲食膳羞而言之則膳夫掌其名數無大過不及之失節庖人令其禽獸無腥臊羶香之失宜內饔掌內外饔掌外無割亨煎和之不備亨人掌給水火無美惡新舊之不謹甸師又以新蒸而從於外內饔獸人𩢍人鼈人腊人又以鳥獸魚鼈而入於庖人辨四時所宜之物而順其調養察五

行之有餘不足而助其休廢凡可以均平其氣體而衛護其生理者總之於膳夫不敢會也自酒漿醯醢而言之醢人王舉則共醢物六十甕醯人王舉則共醯實六十甕漿人共王之六飲酒人共王之三酒以至賓客之禮酒酒正共之王之燕飲酒酒正又共之凡所以祀鬼神而待賓客充饗禮而共燕飲者總之於酒正不敢會也自宮舍幕幄供帳而言之其在內也六寢以致其安埽除以致其潔執燭以致其明爐炭以致其温帷幕幄

帟以致其貴飾其在外也車宫則仰轅以為門壇壝宫則列戟以表門廡宫則共人以為門梐枑再重之説大次小次之張凡燕寢之居會同之舍所以壯威儀而肅供御者總之於宫人不敢不盡其飭也蓋宫舍幕帟帷御所以養王之外而酒醬醯醢食飲膳羞所以養王之内内之養其於食飲膳羞則尤致其詳焉切嘗論之王日一舉一太牢也朔月加食一等則二太牢也齋之日三舉則三太牢也蓋朔之聽政勞於常日於是而有加

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強於禮而交於鬼神
不可以不備其養於是而又有加於朔食所任愈重所
治愈大則其所養愈加厚誠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有
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而後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功業也
反覆膳夫一官其所以養至尊而助氣體之愛者一何
其至也必品嘗食乃食所以謹其節必侑徹以樂所以
導其和必奉膳而贊祭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
福與摯所以養其德惟其然也是以居移其氣養移其

體君父尊安心廣體胖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疾疢不作而民命國脉不失其所恃此太宰保護養成之本非深於性命之理而明於理亂安危之原者不能首慮及此也自漢以來失周公之意逺矣文帝以敦朴為天下先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可也而何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而集書囊為殿帷耶是非有供帳服御以養其外如掌次掌客之職也梁武帝斷禁魚肉牲牢不殺食惟糲飯會同惟菜蔬變

一瓜為數十種治一菜為數十味甚者日止一食羣臣曲宴未嘗奏樂而臺城之辱竟以不食而斃是非有日飲膳羞以養其內如膳夫以下衆人以上之職也夫先王之所以自奉惟喪荒札瘥則減膳徹樂敬天之變而與民同其憂其餘則未嘗過自貶薄蓋將以吾身為天下本而何至蕭然自敝其形神若此邪莫貴於天子莫富於四海夫豈不足以奉一人而所以利天下者顧豈在於計口腹四體之區區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此固天下之通義而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家固不可以施諸邦也夫使殫財以華其居盡美以飭其躬窮五味以爽其口此固失萬物之性至於肥甘不足養於口聲音不足養於耳采色不足視於目而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則亦非所以為自厚其生也自待於菲薄而自敝於多事曰吾將以節儉化天下儒者又從而助之不知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知用而不知養吾身之不存而天下將誰與安哉需之象

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頤之象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飲食可節也而不可廢也天官一官吾固知謂自有九式者存何慮其不節邪玩易之象反覆膳夫以下之職事務以所養保毓沖粹使身安而道隆當是時也將不獨一身之肥而已也天地萬物實有賴焉

祭享 論祭祀燕享忠厚

或問太僕相王燕飲之法而獻主者何以屬膳夫鬱人鬯人和鬱鬯而實八尊者何以屬酒正司尊彝掌六尊

六彝之位而朝事饋食之籩豆何以屬天官而為籩人大司徒掌六鄉六遂之土地而藉田千里何以在天官而有甸師以至外饔之割烹酒正之酒醴此皆主王之飲食而享士庶子享耆老孤子亦何以例責之使共邪曰先王之於祭祀賓客至嚴且重特設春官以掌之矣以為未足而互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合職聯事不可槩舉缺然不舉其事者蓋寡至於義相從而類相聚者則亦不得不聚至於一官如有膳夫之食飲膳羞甸師

之果菹薪蒸酒正之酒漿籩人醢人之醢醯均之為飲食耳事既連於彼則勢不容不散於此此數事之所以盡屬於膳夫以下也若夫敬上帝孝鬼神懐羣臣而恤老幼考其事而推見其忠厚之意則深有可論者矣先王之敬上帝非徒以自敬蓋將教民敬也孝宗廟非徒以自孝蓋將教民孝也燕羣臣享士庶子享耆老孤子非徒以自為忠厚亦將以教民忠厚也自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然後上自朝廷下至道路

州巷蒐狩軍旅而孝悌禮樂之道無不達焉故祀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袒而割牲執醬執爵然後諸侯知所以悌成王周公繼之此意亦有加焉夫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非不可以備水陸之產也而千畆之籍三推之禮必親耕以為祭以為弗自致焉則猶不祭也不惟齊盛而果蓏蕭茅之屬無非使甸師共之以明其為自致之物外既盡物則内因以盡忠以此率天

下則耕者養者知觀而起敬起弟非復有不耕而祭無誠者人鬼之異趨死生存亡之殊塗非不可以出乎仁智之兩間也其餘庖人則必共祭祀之好羞凡祭先王先公之日必思其所嗜而羞其所好其於籩人醢人必有朝事之籩豆薦醴蕡韭菹之數以致其感而象其朝時之所進而饋食之籩豆薦棗栗葵菹之類以備其細而象其食時之所進其於烹人鹽人大羹之外必共鉶羹苦鹽之外必共散鹽不敢一於質而無文其於酒正

明水之外必加五齊玄酒之外必加三酒不敢一於神而廢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以此示天下則凡為人子者謹終追遠而民徳皆歸於厚非復有致死而為不仁者燕羣臣嘉賔所以恩之也享士庶子所以任之也享耆老孤子所以報之也然分大嚴而情不接僕僕亟拜則非所以為養君子之道也膳夫為獻主則無降階再拜受爵之勞而有廪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恩矣禮太迫則懽不洽賔主百拜而禮酒止於三行則非所以

使之醉酒而飽德也共其酒而無酌數則盡其情而極
其懽未醉而威儀抑抑既醉而威儀怭怭矣夫外嚴於
分而內則懷之以恩生蒙其力而死則恤其老幼仁之
至義之盡也以此率天下則民篤於恩意而敬老慈幼
非復有不近人情而背義忘本者矣嗟夫人同此心也
心同此理也關節脉理實相通而相應故上老老則民
興孝上恤孤而民不倍上尊賢而民勸善親親以睦友
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由此言之飲膳非細事也烹庖薪蒸非賤役而酒漿醯醢非微物也膳夫以奉王王以事上帝鬼神燕羣臣嘉賓耆老孤幼推其有餘之養以興起其孝敬之心故治國如示諸掌者必在於明郊社禘嘗之禮義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亦自夫既飲食之又幣帛以將之之餘也誰謂其為不急之務而不可以不嚴且重乎自此意不存而先王之官日為無用耕籍之官廢則郊社之義缺

三望而不郊者有之矣酒漿醢醯之官廢則宗廟之禮
虧去告朔之餼羊者有之矣膳夫不為獻主則亟饋未
免犬馬之畜君臣之恩意薄矣邦國不享老幼則四百
甲子未免泥塗之辱老成之典型墜矣上之人既無敬
老慈幼之意無歡欣交接之情若是而欲天下國家之
治人民風俗之厚成王周公之所難也且成王周公之
事不惟其敬上帝孝鬼神懷羣臣而恤老幼有以曲盡
乎人情而感動乎人心也八蜡之祭雖猫虎有功於人

猶不忘報焉況其所當孝敬者乎至尊既祭之末不敢忘至賤之甲雖煇胞翟閽猶不敢不及焉況親愛如羣臣乎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猶皆有常職以食乎上況於死政之老與其孤乎學者誠於此而求之則先王孝敬之誠忠厚之意所以曲盡乎人情而感動乎人心如膳夫以下數事又皆其所當為者

太平經國書卷八